

1102

鎮海文史資料

(第五輯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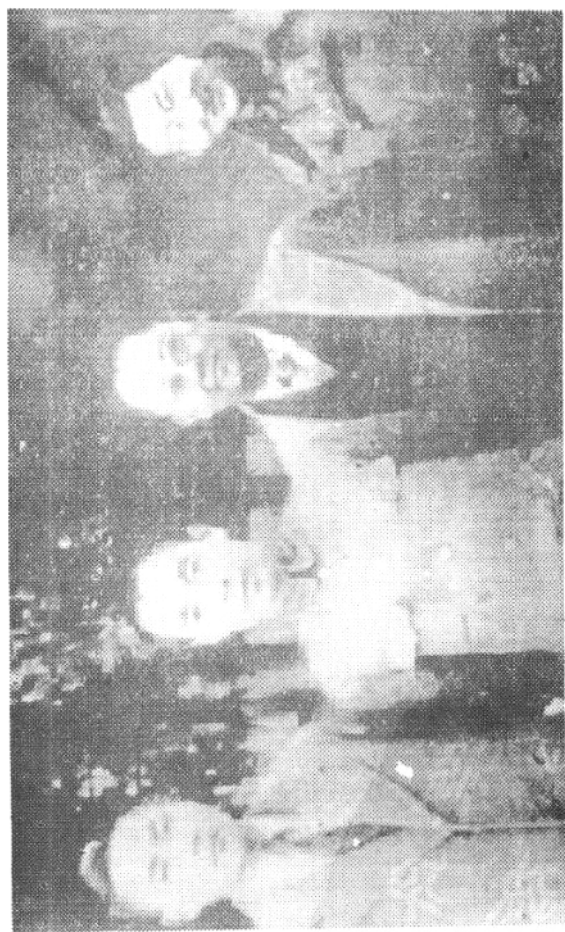


PD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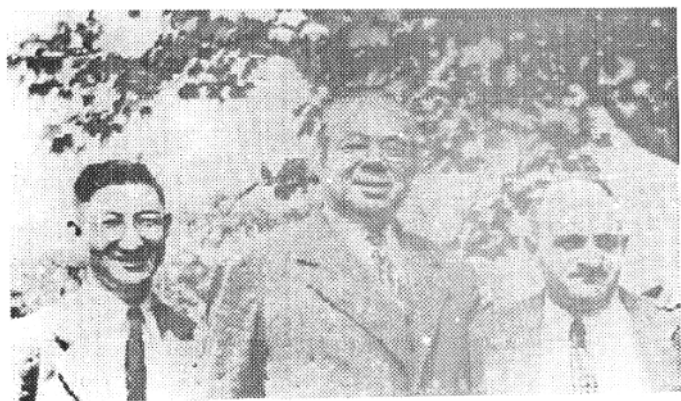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:王正均

封面题字:毛炳全

ZB02/15



1939年3月周恩来(左二)在金华会见刘良模(右一)等合影。



1948年,刘良模(左一)在美国与冯玉祥将军(中)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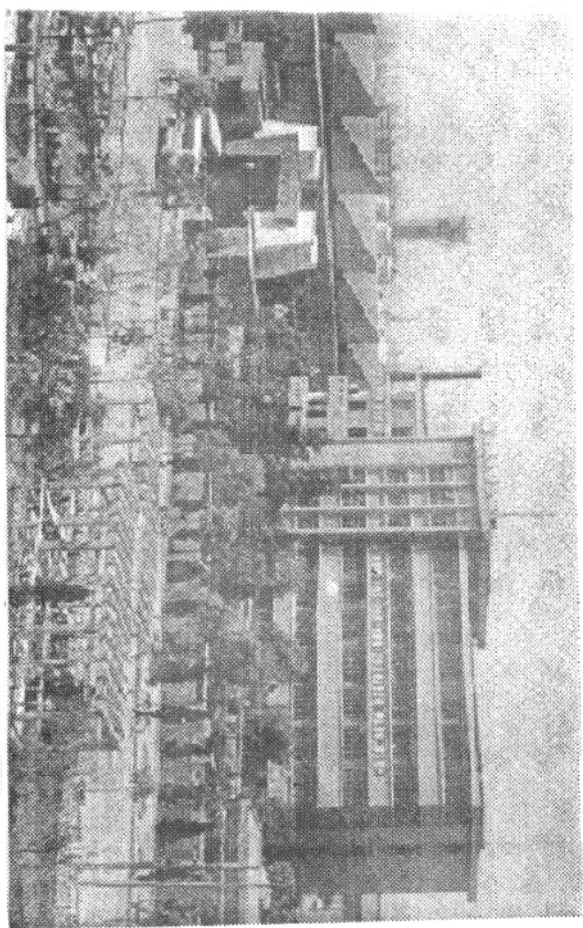


贵驷镇中心小学一角



1981年9月，镇海县棉纺织厂易地更新扩建工程开工典礼会场。

中立讲话者为县长胡岳成，左一为副县长张乾卿。



拥有 6 万纱锭和 596 台各类织机的今日镇海棉纺织厂的一角



◀刘良模像



▲方液仙像



◀戴耕莘像



◀ 邵醉翁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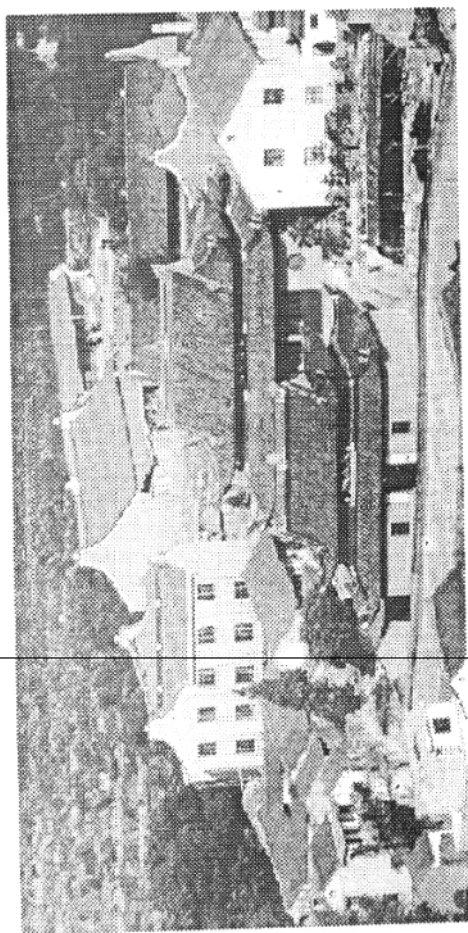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虞述圣像



◀ 李介民像

杭州西湖風景



目 录

暂编第三十四师一团在镇海

与日军作战纪实 章文朗(1)

抗日战争前镇海人创办的

部分著名工商企业及其名牌产品 任根德(10)

民国时期镇海县农村合作事业概述

..... 顾明春 胡根连 赖耿忠(17)

镇海棉纺织厂简史 戴立浩 王祖恒(25)

便蒙小学的创建及其沿革 刘学左 王祖恒(37)

贵驷镇中心小学今昔 何永大 陈贵达(43)

净园禅寺 邵正东(47)

宗教界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——刘良模 屠良章(51)

我国日用化学工业的先驱——方液仙 (64)

我国早期电影事业家——邵醉翁 康 年(75)

戴耕莘与华成烟草公司 屠规盛(83)

怀念虞述圣先生 陈志达 刘生海 冯 明(90)

清芬硕德育桃李——记李价民先生 ... 邬慕昆 王祖恒(95)

暂编第三十四师一团在镇海与日军作战纪实

章文朗

(一)

国民党暂编第34师系原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一支队改编，经两次补充福建新兵后，成为丙等装备的满额师，有3个步兵团。武器装备除每团配备一个重机枪连（4挺水冷式马克沁重机枪）和一个迫击炮连（4门82口径迫击炮）外，无其它重武器。每连配有捷克式轻机枪4挺、掷弹筒若干、七九步枪百余枝。

1941年1月，34师调防至镇海、慈溪一带，一团防守镇海县城及招宝山到清水浦一线的甬江北面地段，并警戒霍山至金塘岛的海面；二团驻守龙山、观海卫、浒山一线；三团驻慈溪、余姚作后备，师部设在慈城镇。一团右翼（即甬江南面）是194师，其防地为甬江南岸沿海及鄞县、象山、宁海等地，当时国民党军队驻守在宁波地区的就是这两个师。34师一团团部驻镇海贵驷桥，团长由副师长陈柬夫兼任，一团的排、连、营长大多是随陈柬夫从原58师升迁过来的，他们都曾参加过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。一团士兵多数为抽壮丁抽来的农民，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，因此在“四·一九”反击日寇登陆镇海时，很多军官都是一面指挥战斗，一面兼任机枪射手的。

(二)

日军自1940年“七·一七”在镇海登陆作战失败后，总结了教训，于1941年春，集中数千兵力再次向镇海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。

4月12日开始，镇海口外霍山至金塘岛海面的日舰活动猖獗。14日开始，日机不断地在镇海上空来回飞行，或兜着圈子盘旋，显然是在侦察守军阵地。15日，镇海口外日舰增至10余艘，往来频繁，不时向沿岸守军阵地开炮。敌机也开始反复巡回轰炸，形势已显得极为紧张。是时，军中盛传：日本鬼子这次调来了南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，不仅是骚扰，而且企图登陆镇海、攻占宁波。上级要求34师把鬼子消灭在海滩，不让敌人占领阵地。

16日，日舰以更激烈的炮火轰击镇海江南、江北守军阵地，日机则分批连续轰炸。这时，34师一团的阵地分布是：一营守招宝山，三营守镇海县城，二营守清水浦和湾塘。

17日天未亮，镇海口外日舰、日艇就忙碌不停。拂晓后，先是敌舰和敌机猛烈炮击、轰炸守军阵地，接着敌汽艇分批成队驶向各守军阵地前沿，作登陆试探。时，守军第一团仅有的一个迫击炮连正在桐庐集训，原招宝山上的要塞炮台，自1940年7月17日日军首次登陆镇海被毁后，一直没有修复。各处守军就是凭着爱国精神，用机枪、步枪的密集火力，将企图登陆的日军赶了回去。当时，有部分敌人已经爬上了海滩，坚守在招宝山前哨的二连长——神枪手蔡文烈，亲自端着机枪猛射敌人。在全连官兵奋勇反击下，终于把敌人赶下了海。

(三)

一团卫生队当时驻在贵驷妙胜寺。18日凌晨,看护班长叫醒了我(作者章文朗当时任卫生队看护),说天一亮鬼子可能要和我们大干,要我立即准备好一切野战伤员包扎材料。我一望窗外,天空漆黑,东面海上微微传来敌舰隆隆马达声。我很快打好背包,走出寺门,只见担架排的新老兵(40人)一字形坐在石阶上待命,整个妙胜寺鸦雀无声,预示着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即将来临。

这时,隐隐地从贵驷方向走来一队人,走在前面的是副师长兼一团团长陈柬夫,他一面走一面大声地对我们说:“卫生队长呢?你们还看什么!”“看护班,担架排后面跟上来!”于是,我们看护班和担架排就跟在陈柬夫率领的“督战队”后面,向镇海县城和招宝山方向急行军,很快就到达阵地。

拂晓,当海面上吐露出一线鱼肚色时,镇海口外的20余艘敌舰就开始向我阵地密集开炮,日军水上飞机也一队队地从舟山方向飞来,有的飞向宁波方向,有的飞向骆驼桥方向,有12架敌机在我阵地和邻近目标上空轮番轰炸扫射。这时,我们没有对空射击武器,只能干挨炸。有几个农民新兵第一次上阵,听到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有些惊慌,尤其当日军水上飞机从头顶上俯冲下来时,机身下的两只小艇(代替起降轮,可在水上降落),活象两颗大型炸弹,使人见了心悸。有的日机距我们头顶只有几十米高,连驾驶员的脸和帽子都能看清。为打击敌机的嚣张气焰,一连连长冷梅开一面命令官兵以轻机枪用“人架”打敌机,一面拿过一挺轻机枪架在班长谢元臣肩上,命谢班长一腿跪地,双手紧握肩上机枪的铁脚架,自己则瞄准俯冲敌机猛扣扳机,嗒嗒嗒……,嗒嗒嗒……,一串串子弹向

敌机射去；有的列兵也试着用步枪对空向敌机射击。敌机虽然未被命中，但此后他们就再不敢任意低飞了。

敌人在炮击和飞机轰炸后，插着红膏药旗的汽艇就满载着企图登陆的日军第5师团、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汪伪军等，前拥后挤地向海滩驶来。时，副师长陈柬夫亲自在前沿指挥着重机枪连（当时全团唯一的重武器连）。事先他对重机枪的射击目标都检查过，有的机枪连瞄准的准星他也亲自检查过，他对射手们说：“敌人不在射程内不打枪，隐蔽好，等汽艇靠拢来时打”。又说：“谁怕死，谁不听命令自行撤退，我就请他吃‘花生米’，让他先死！”

不久，敌人汽艇靠近海滩，这时各处守军的轻重机枪和排枪即以密集火力狼狠地向敌艇射去，把敌人阻击在各自的滩头阵地前。当时，我军的机枪、步枪声和敌人的机枪声、炮弹、炸弹爆炸声混成一片，震耳欲聋，连指挥官的命令、相互间的讲话都听不清楚了。敌人的汽艇数，有的说200多只；有的说300多只；亦有的说500多只。总之，海雾迷茫，谁也搞不清确实数目。

招宝山前哨的战斗更激烈，二连长蔡文烈亲自端着一挺捷克式轻机枪，用火把把鬼子汽艇赶到布有水雷的水面上去，果然有几只汽艇被水雷炸翻，艇上鬼子落了海。这些水雷是前镇海守军16师布下的，蔡连长到这里接防时，接收了这个布雷区，因此他知道水雷的位置。

战斗到上午，防守招宝山的前哨连已有百余人伤亡，这时包扎的敷料已快用完。看护班长施庆华命令我立即沿河边蚕豆地速回妙胜寺取碘酒、棉花、纱布应用。路上敌机在我头顶呼啸，有时向我俯冲扫射。我时而卧倒，时而快速前进。到了

妙胜寺，我向卫生队长汇报了情况，并领取了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野战急救药品和敷料后，急从原路返回。

(四)

在返回路上，我看到有几架日军水上飞机正在我团防地轮番俯冲、轰炸、扫射，又听到清水浦方向机枪声密集，而且声音异常，不象我团的捷克式轻机枪，我估计那边敌人可能已登陆，为安全计，我决定先到县城。当我临近镇海西郊小桥边时，突然发现三营七连排长吴维天倒在地上，他胸部中弹，血流满身，已停止呼吸。我不知他为什么会一人死在这里。

刚到镇海西门，遇到看护班的傅彰根正在组织启运伤兵，他说班长也在这里。当我把带来的野战急救用品交给班长时，班长说：“二连长蔡文烈已在招宝山阵亡，其他排长、班长、列兵伤亡很多，你立即协助傅彰根把伤兵速运妙胜寺，越快越好，情况每分钟都在变化”。我又到傅彰根处，他要我立即将分躺在两条小船上的9名伤兵速送妙胜寺卫生队，并即返回。小船由两名事先组织的农民操橹。

当我们到达妙胜寺村边时，村东北的中大河石桥已被三营部队封锁，桥上堆满了老百姓家拿来的桌子、板凳，上面挂着手榴弹；村口架着机枪，监视着桥头东北方向。我到桥边向三营守卫部队打了招呼，就过去了。

到妙胜寺卫生队时，已是下午二点多钟。队里的女看护和伤员已经撤走，我向队长和上尉军医官简短汇报后，他们令我将来送的伤员交给担架排，由担架兵乘原船护送去军部野战医院。又命我立即去领取一些野战急救药品，留队准备随时接受伤员包扎任务。在领取药品时，司药陈乃文告诉我，甬江南面194师防地的穿山、柴桥已失守，我团的临江、清水浦防地

也已非常危急。

在卫生队约过了一个小时，一营传令兵施长球，急冲冲进来报告说：一营营长戚威良在镇海阵亡，尸体已用小船运到卫生队门前了。接着看护班长施庆华也进来了，他是派往一营阵地担任伤兵包扎任务的。据他说：戚营长是在招宝山指挥反冲锋时，被日军机枪击中腹部的。他说：当时戚营长血流如注，我给他包扎时，戚营长举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命令我说：“一分钟内不能替我止住血，我就立即枪毙你。”

当时他肠已穿、动脉已破，战场上那有条件立即止血。但他真是会枪毙人的。施庆华急中生智，使尽力气，一掌把他的手枪打落在地。约过五分钟后，这位脾气暴躁而又十分勇敢的营长就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接着，施庆华又向卫生队长报告了吴维天排长死因。18日上午，吴维天奉三营营长命令把守镇海西面的一座桥，以保护海滩阵地后路。由于日军海陆空联合进攻，一营伤亡很大，防守招宝山前哨的二连连长阵亡后，日军就冲上了招宝山前哨，一营长戚威良一面命令增援上来的一连连长冷梅开拼死阻击敌人，一面自己到后面去组织力量，准备反扑。当他到桥边时，见到了三营吴维天的一个排，他命令吴维天带领全排去夺回前哨阵地，吴回答说：“我们营长要我把守此桥，你无权调我”。这时戚威良的传令兵动了歪脑筋，他骗吴维天说：“吴排长，你看你们的营长那边来了！”当吴维天侧过头去时，那传令兵即将手上的20响木壳枪拎起一扣板机，吴维天应声倒下。那传令兵又威胁吴维天排的士兵说：“谁敢违抗戚营长军令，就地枪决！”戚威良也大声说：“随我冲上去！”那一个排的士兵虽然明知自己排长死的冤枉，但此时此刻大敌当前，谁也不愿发生内斗，都随着戚营长向招宝

山前哨冲去，在团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配合一连投入了战斗。当夺回阵地时，全排已伤亡过半。戚威良也是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。

（五）

由于日军海陆空联合进攻，双方火力相差悬殊，而镇海又无坚固防御工事可依，故守军伤亡惨重。战至18日中午，一团的军官伤亡已达十余人，士兵伤亡380余人。防守镇海县城的三营八连、九连和防守招宝山的一营二连人员，大部分负伤或阵亡；守卫在湾塘的二营四连，在反击日军登陆战后，亦只剩下十多人，余均伤亡。此时，甬江以北的镇海防区，兵力已很单薄，而南岸194师防地的海口、小港、高塘等地，日军亦已登陆，正在激战之中。

日军方面，为配合第5师团及海军陆战队登陆镇海，盘踞萧山的日军亦于同时开始向绍兴进攻。17日上午，日军占领了绍兴县城，并继续向宁波方向进犯。这时，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慌了手脚，下令调暂编第34师于18日赶到曹娥、上虞堵击日军；命194师伸延左翼接替34师镇海江北防地。接电令后，34师第二团、第三团均按命令于18日到达曹娥、上虞。当时我一团因已与日军交战，不能丢弃阵地不顾。而甬江南岸的194师，因穿山、小港等防地已被日军突破，自顾不暇，亦无法抽出部队按集团军总司令命令来接替我团防地。我一团既不能违抗军令拒去曹娥；又不能在无友军接防情况下丢弃镇海。在这军令、军情面前，进退维谷的副师长兼一团团长陈柬夫，最后决定亲自率一团团部直属队、重机枪连和一、二营未伤人员，急行军去曹娥增援，当晚出发；命三营坚守全团防地，等待友军接防。卫生队也进行了分工，看护班长